



昆曲在北方的 流传与发展

朱俊玲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昆曲在北方的 流传与发展

朱俊玲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昆曲在北方的流传与发展 / 朱俊玲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 - 7 - 5161 - 5359 - 8

I. ①昆… II. ①朱… III. ①昆曲 - 戏曲史 IV. ①J825.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305929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责任校对 邓雨婷

责任印制 何 艳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25
插 页 2
字 数 237 千字
定 价 5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摘要

本书是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北方昆曲发展史的专著。明代戏曲音乐家魏良辅在流传于苏州民间的昆山腔基础上，创造出“水磨调”。新声腔在原“昆山腔”的基础上集中了南曲柔媚婉转的特点，同时又吸收了北曲慷慨激昂的唱腔，新腔演唱的戏剧在吴中大受欢迎。1421年明朝都城由南京迁往北京后，随着全国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北移以及北京经济的繁荣，嘉靖时期始，南方新兴诸声腔，开始传入北京，改变了宫廷演戏仅以院本、北杂剧承应的情况，明末昆曲传入北京，主要以宫廷演出、家班演出、职业戏班演出三种形式存在。

从明末到清中叶，昆曲在北方经历了一段辉煌的历史：宫廷大戏的编纂，家庭戏班、职业戏班演出繁盛，产生了《长生殿》《桃花扇》这样的经典之作。但是，明清时期昆曲在北方的流传与发展是不平衡的。明万历年间到明末，昆曲在北方除了在北京的流传和演出比较彰显外，天津、河北、山西也有昆曲的演出，但北方其他地区目前还未见记载。清代北京、天津、山西等地昆曲的演出比较繁盛，辽宁、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等地区也有昆曲演出。

清朝后期到民国年间昆曲开始衰落，昆曲在北方的延续主要依靠王府昆弋班、河北民间昆弋班演出折子戏维持，20世纪40年代专业班社消失后，昆曲在文人的曲社活动中延续着。新中国成立以后，自20世纪50—60年代中期，中央政府对戏曲的政策经历了从“改戏、改人、改制”到“现代戏、传统戏、新编历史剧三并举”方针的转变，反映出意识形态对文艺事业发展的影响。这两个时期昆曲界分别以浙江省昆苏剧团《十五贯》和北方昆曲剧院的《李慧娘》为突出标志。《十五贯》所引起的“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的效应，成立了包括北方昆曲剧院在内几个专业昆曲剧团。“文革”时期北昆的《李慧娘》从短暂的辉煌巅峰跌入被批

判的深渊，甚至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之一。十年“文革”极“左”路线把艺术“政治化”推向极致，包括北方昆曲剧院在内的昆曲专业团体全部被解散，刚刚恢复生机的昆曲事业受到重创。

“文革”结束后，各界拨乱反正，昆曲艺术如沐春风，北方昆曲剧院也恢复了建制。北方昆曲剧院在恢复传统老戏的基础上，挖掘了《牡丹亭》《西厢记》《琵琶记》等文学经典剧目，近几年又新排了《宦门子弟错立身》《陶然情》《续琵琶》《红楼梦》，尤其《红楼梦》的创排成为北方昆曲剧院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本书最后还对南北方昆曲的艺术风格以及北方曲社、学校对北方昆曲传播和教育作了探讨，对当代昆曲艺术生存与发展问题以及昆曲艺术的未来发展做了展望。最后的附录部分为笔者2011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所做访文学者时的研究成果《纽约海外昆曲社对昆曲发展的贡献》论文。

Abstract

This dissertation focuses on Kunqu of how to develop and spread in North China, and what changes to happen and why from Ming dynasty to present. Kunqu originated from kunshan aria, which was very popular in Suzhou at mid-Ming. This aria was also called ‘Kunqu’, which was a mixture of south aria and north aria.

With the Ming’s capital’s moving from Nanjing to Peking,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went to north China. Kunqu also went into Peking, spreading by performance in palace, theatre and at home. The economic blooming in Peking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flowering of Kunqu. From end of Ming to Mid-Qing, Kunqu in north China experienced a flourishing days marked by editing of palace plays, increasing of home drama troupe (or lompany) and professional drama troupe, and giving birth of famous classic works, such as *Changsheng Di-an* (*Long-live Palace*), and *Taohua Shan* (*PeachFlowerFan*), while there existed imbalance of developing and spreading of *Kunqu* in north China. At end of Ming, Kunqu was very popular in Beijing, also in Tianjin, Hebei, and Shanxi, while there weren’t literary record of performance of Kunqu in the other areas in history until Qing dynasty. There were frequent performance of Kunqu in Beijing, Tianjin and Shanxi, also in Liaoning, inner Mongolia, Ningxia, Gansu, also in Xinjiang. Therefore these performances contributed to the extending of Kunqu. But at end of Qing and beginning of Minguo (Republic of China), Kunqu existed mainly by *zhezi play* (excerpts), and performance in king palace and rural areas in Hebei. Drama troupes of Kunqu were nearly to disappear before liberation.

New China’s government gave reform and alteration to folk drama in 1950s

and in 1960s in order to adapt them to ideology. The main policies towards folk drama marked by *Three Reform* (reform of play, reform of player and reform of institution) in 1950s, and *Three Coexisting* (modern play, traditional play, and new editing play). The political effect on Kunqu at these two ages was characterized by *Shiwu guan* (*Fifteen guan*) of 1950s, which gave birth to Kunqu again, and *Li Huiniang* (*Miss Lee*) of 1960s, which brought a doom to The North Kunqu and Theatre after giving ephemeral glory to her. *Li Huiniang* was one of the fuse of causing ten years' ‘Wen ger’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ten years' Cultural Revolution put forward the politicalization of art to the extreme point under the direction of the ‘extreme Left’ policies, and clamped down all theatres and couples of Kunqu. Since 1979, Kunqu was given rebirth by government.

Key words: art extending; art change; drama art; northern Kunqu; Kunqu

序　　言

朱俊玲的这部《昆曲在北方的流传与发展》是在她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2004—2007年，朱俊玲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随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王文章院长正主持国家“十二五”规划艺术学重点科研项目《昆曲艺术大典》，我担任历史理论典主编，就请博士生们参与这项工作。俊玲承担了古代文献校录以及昆曲论著提要撰写等项任务。为了和课题任务结合，与俊玲商量，选定《昆曲在北方的流传与发展》作为博士论文题目。

昆曲开始主要流行在昆山一带，后来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北京逐步成了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受到朝廷和文人重视的昆曲也便逐渐在北京和全国流传起来，成为全国性的剧种。因此，北方对于昆曲的传承发展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地域。新中国成立前，昆曲已到濒临灭亡的境地，这时，在南方有苏州昆曲传习所培养的演员以与苏剧及其他剧种合班的形式苦苦地延续着昆曲的演出，而在北方，则有昆弋班在农村延续着昆曲的余脉。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建立了北方昆曲剧院，成为传承发展昆曲的一支重要力量。半个世纪以来，南北昆曲多次交流演出，互相学习，共同为传承发展昆曲做出各自的贡献。北方昆曲的历史是中国昆曲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方昆曲的艺术家如傅雪漪、丛肇桓等，写了一些有关北方昆曲的历史和特点的文章，北方昆曲剧院和北京的理论工作者也记录了许多老艺人的艺术经验，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献。在此基础上，对北方昆曲的历史做出进一步的梳理和研究，是很有必要，很有意义的。因此我主张俊玲结合昆曲大典的课题做这个选题。

此前，俊玲对于昆曲并不熟悉，承担课题任务和撰写博士论文，可以说是从头做起。但她很认真努力，很好地完成了所承担的课题任务和这篇博士论文。艺术与社会发展和政治变迁的关系是很密切并且很复杂的，昆

曲也是这样。俊玲的论文努力从社会发展变化中探寻昆曲兴衰的原因，以及昆曲自身的艺术发展规律。对于宫廷的影响，学界支持的力量，曲社所发挥的作用，论文都有辩证的论述。另外，昆曲是一个全国性的剧种，非常强调规范性，所以并不像京剧和一些地方剧种那样，流派纷呈。但是，南北方昆曲又存在显著不同。俊玲根据文献资料和艺术家的谈艺录着重论述了北方昆曲与南方昆曲的相同与不同，阐明了昆曲的丰富性和北方昆曲的独特价值。昆曲是中国首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项目，所以对昆曲的保护和传承发展对于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是可以起到示范作用的。俊玲的论文也重点论述了北方昆曲在这方面所做的贡献。所以我想，这部书稿对于昆曲，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都是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

但是，如前所述，这一课题难度较大，俊玲做得也比较匆忙；作为导师，我对昆曲也没有深入的研究，在做《昆曲艺术大典》的过程中也是边做边学。因此，俊玲的博士论文到这部书稿还有很多不完善、有待继续深入研究之处，现在出版出来，希望方家和广大读者能不吝批评指正。

是为序。

安 葵

2014年2月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昆曲在北方的初步发展	(5)
第一节 昆曲的产生及其特点	(5)
一 昆曲的产生：从昆山腔到昆曲	(5)
二 早期昆曲的特点	(6)
第二节 昆曲入京：政治文化中心的北移与昆曲自身的发展	(10)
第二章 昆曲在北方的兴盛	(21)
第一节 北京昆曲剧坛的创作与演出	(21)
一 昆曲的全盛时期：历史机遇与人文基础的结合	(21)
二 昆曲兴盛时期的代表作：《长生殿》与《桃花扇》	(27)
第二节 宫廷大戏的编纂与演出	(33)
第三节 北方家庭戏班、职业戏班的兴盛	(36)
第四节 昆曲在北方地区的流传与发展	(45)
第三章 昆曲的衰落及其在北方的延续	(57)
第一节 诸腔杂陈与昆曲的衰微	(57)
一 民间：诸腔杂陈	(57)
二 官方：贬抑花部	(58)
三 世俗化的花部博弃雅化的昆腔	(60)
第二节 折子戏演出的兴盛	(66)
一 昆曲的世俗化：从全本戏到折子戏	(66)
二 折子戏兴起的标志：剧本集录的刊印	(69)
第三节 王府昆弋班和河北农村昆弋班延承昆曲	(71)
一 京城清王府昆弋班	(71)

二 昆弋腔在河北农村的流传	(73)
三 民国初年昆曲演出的代表人物：梅兰芳	(76)
第四节 荣庆社等昆弋社延续昆曲余脉	(81)
第五节 昆曲对京剧及北方其他剧种的影响	(95)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后昆曲在北方的发展	(101)
第一节 近代中国戏曲变迁——中外戏剧文化的交流和碰撞 ...	(101)
第二节 20世纪50年代中国戏曲改革	(103)
一 改戏、改人、改制	(103)
二 戏改的主要成绩：全国戏曲会演和昆曲会演	(105)
三 《十五贯》——“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	(106)
第三节 北方昆曲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北方昆曲剧院的成立 ...	(114)
一 人才、组织与理论准备	(115)
二 北方昆曲剧院的建立与意义	(117)
第四节 “文革”前北方昆曲剧院的发展	(119)
一 薪火相传：对传统剧目的挖掘与传承	(119)
二 “三并举”：传统戏、现代戏、新编历史剧	(121)
三 创新：对现代戏的探索	(123)
四 《李慧娘》——一出戏带给昆曲和北方昆曲剧院的厄运 ...	(132)
第五节 新时期以来北方昆曲剧院的成就	(139)
一 新时期以来北方昆曲剧院的艺术成就	(139)
二 昆曲《红楼梦》：北方昆曲剧院新的里程碑	(150)
三 北方昆曲剧院的新成就	(161)
第六节 北方曲社、院校等对北方昆曲流传的贡献	(169)
一 北方曲社	(169)
二 北方戏曲院校昆曲专业的设立	(173)
三 中国昆剧研究会的贡献	(175)
第五章 北方昆曲的艺术风格及与南方昆曲的交流	(176)
第一节 北方昆曲的艺术风格	(176)
一 表演风格	(177)
二 音乐风格	(180)

第二节 南北方昆曲界的交流	(183)
结语	(191)
附录 纽约海外昆曲社对昆曲发展的贡献	(194)
参考文献	(205)
后记	(215)

引　　言

昆曲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在文学、音乐、表演等方面均有很高的艺术成就。明末传入北方，经过近四百年的发展，在北方流传过程中，结合北方的语言及音乐特色，适应北方观众的欣赏习惯，逐渐形成了有别于南方昆曲的特性，清代中叶《长生殿》《桃花扇》的出现和宫廷大戏的繁荣标志着北方昆曲的成熟。

明清以及民国年间关于昆曲的理论研究成果很多，许多文人对其历史、表演、音乐诸方面进行研究。20世纪80年代开始，昆曲重又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有关昆曲的发展历史、演出历史、理论批评都出现了一批新的学术成果，昆曲受到了社会各界乃至国际学术界更为广泛的关注。主要学术著作有吴新雷、朱栋霖主编的《中国昆曲艺术》、余秋雨著的《笛声何处》、周兵、蒋文博主编的《昆曲六百年》、周秦的《苏州昆曲》《中国昆曲》、张允和的《昆曲日记》、胡忌、刘致中的《昆剧发展史》、杨建新的《永嘉昆曲》、白先勇的《圆梦》、刘静的《昆曲之美》、于丹的《游园惊梦——昆曲艺术审美之旅》、白庚胜、白云驹主编的《姹紫嫣红——中国昆曲遗产》、刘祯、刘宇宸、丛兆桓主编的《北方昆曲论集》、朱琳的《昆曲与江南社会生活》、林鑫的《扬昆探微录》、穆凡中的《昆曲旧事》、骆正的《中国昆曲二十讲》、陆萼庭的《昆剧演出史稿》。台湾国家出版社出版了一批有关昆曲的学术著作，主要有：曾永义的《从腔调到昆曲》、洪惟助主编的《从腔调到昆曲》《昆曲研究资料索引》《名家说昆曲》《昆曲演艺家、曲家及学者访问录》、徐扶明的《昆剧史论新探》、周世瑞、周攸编的《周传英身段谱》、顾笃璜、管驿的《昆剧舞台美术初探》、洛地的《昆——剧·唱·班》、沈不沉的《永嘉昆曲史话》等。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组织专家编写了“昆曲与传统文化研究丛书”，丛书共分10本，包括《中国的昆曲艺术》《昆曲与民俗文化》

《昆曲与文人文化》《昆曲与明清社会》《昆曲与明清乐伎》《昆曲与人文苏州》《昆曲的理论创作》《昆曲表演艺术论》《昆曲的传播流布》《20世纪前期昆曲研究》。此外《昆曲辞典》《中国昆剧大辞典》这两部辞书也尽可能收集了昆曲史料和研究成果。这些著作和辞典主要着眼于全国的昆剧发展，大部分以研究江南的昆剧发展为主。

近年来学者对以苏州为中心的南方昆曲的研究比较活跃。进入21世纪，苏州成功地举办了五届中国昆剧艺术节，开展了全国昆剧青年演员的评比展演活动，恢复了在明清两代曾延续两百多年的虎丘曲会，筹建了中国昆曲艺术博物馆，建造了昆山周庄，苏州沁兰厅等一批园林演出场所，开展昆曲艺术普及教育，这些措施大大拓展了昆曲艺术的发展空间。

这些年来，学者和艺术家对北方昆曲的研究也逐渐深入，有胡忌、刘致中的《中国昆剧发展史》中的部分内容、钮骠的《中国昆曲艺术》中的部分内容、王蕴明主编的《荣庆传铎》、蔡瑶铣和胡明明的《走进牡丹亭》、刘宇宸主编的《白云生文集》、侯玉山口述的《优孟衣冠八十年》、洪惟助主编的《昆曲演艺家、曲家及学者访问录》中的部分内容等。还有中国昆曲研究会的会刊《兰》中刊登的一些有关北方昆曲的文章，其中有：周传家的《早期北方昆曲》、杨仕的《北昆薪火——记韩世昌与李淑君》（《兰》1997年第2—3期）、丛兆桓的《北昆史话》（《兰》1999年第12期）、朱复的《民国时期的昆弋班》（《兰》2002年第6期）、《浅谈昆腔与高腔的渊源关系》（《兰》2003年第1期）、孟瑤的《北昆：关照历史，着眼未来》（《兰》2003年第2期）。这些文章或介绍北方昆曲的产生和演变道路，论说明末至民国年间昆曲在北方的传播与发展；或介绍北方昆曲剧院走过的风雨之路；或介绍北昆著名艺术家侯玉山、韩世昌、白云生、侯永奎、马祥麟、李淑君、丛兆桓、侯少奎等人的艺术生涯；或介绍北方昆曲音乐的艺术特征、艺术风格。

笔者在梳理有关昆曲的流传和发展的研究成果时，发现各地学者对江南的昆曲研究比较多，而且近年来有些学者还认为昆曲就是苏州的地方戏。其实，昆曲从明清之际就成了全国性的剧种。明成祖迁都北京，使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从南京移到了北京。明代后期昆曲传入北京，主要以宫廷演出、家班演出、职业戏班演出三种形式而存在。从明末到清中叶，昆剧在北方出现了《长生殿》《桃花扇》这样的经典之作；宫廷大戏的编纂以及家庭戏班、职业戏班演出繁盛逐渐使昆曲成为全国性的剧种。

从昆曲的历史发展上看，在其逐渐成熟并日趋繁盛的黄金时期里，昆曲以一种近乎完美的表现方式向人们展示着世间的万般风情。那时，它是宫廷相府中的常客，是文人雅士的时尚。正是这种富丽华美的演出氛围，附庸风雅的刻意追求，使得昆曲日益走向文雅、繁难的境地。乾隆后期开始的花雅之争使乱弹腔逐渐战胜昆曲，乱弹腔的出现打破了长期以来形成的演出格局，戏曲的发展也由贵族化向大众化过渡，至此，昆曲开始走下坡路。清朝末年到民国年间，昆曲衰微之势更显。昆曲在北方主要依靠王府昆弋班、河北民间昆弋班演出来维持，而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北方的昆曲职业戏班全然消失。

新中国的成立为昆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转机。昆曲在北方传承和发展的主要阵地就是北方昆曲剧院，该剧院的成立使具有北方昆曲特色的剧目得到了传承，同时南北昆曲界的互相交流和学习也促进了全国昆曲的发展。

笔者之所以把“昆曲在北方的流传和发展”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一、笔者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攻读戏剧戏曲学博士学位期间，非常荣幸地参加了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持的国家“十二五”规划艺术学的重点科研项目《昆曲艺术大典》课题组，参与了历史理论点的工作。在此过程中，积累了相当的文献资料和访谈资料。这是笔者写作本文的学术基础。

二、在对文献进行整理分析时，笔者发现北方昆曲在由南至北的传播过程中，有其历史必然性和政权驱动性，也有文化传播自身的规律和特征。通过探讨北方昆曲发展变迁，不仅可以透视整个昆曲文化的发展脉络，亦可以透析传统戏曲艺术在中国社会与文化变迁过程中所面临的境遇和挑战，正所谓“解剖麻雀”，以小见大。这正是笔者立此选题作为博士学位论文议题的重要原因。

三、昆曲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有其变异特征。北方昆曲，无论是在明清时期，还是在当代，乃至未来，都是整个昆曲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与南方昆曲有共性，但由于南北方在历史、文化、审美、音乐以及地域环境等方面不同的特色，表现出南北方的昆曲在剧目风格、表演特色、音乐特征上都有不同的特点。南北方昆曲的相同与不同，既有其艺术本身的原因，也有地域风格的影响。

四、中国走向现代化和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不断面临着传统文化与

现代文化的冲突与碰撞，挑战与迎战。在这一过程中，传统文化往往面临着文化标准化的冲击，成为文化中的“弱势群体”。也正因为如此，2001年5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宣布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中国的“昆曲”被列为其中。各国列入此次口头文化遗产的艺术，大都处境艰难，濒临绝灭，这说明全球都面临着如何保护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如何从北方昆曲的历史变迁中，探讨保护昆曲艺术的路径或办法，也是本书的意义所在。

本书沿着历史逻辑主线，分五个部分，对北方昆曲的起源、传播与发展变迁，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第一章

昆曲在北方的初步发展

第一节 昆曲的产生及其特点

一 昆曲的产生：从昆山腔到昆曲

昆曲经过 600 年的积淀，在文学、音乐、表演诸方面都日臻成熟和完美，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昆腔是与弋阳腔、海盐腔、余姚腔并列驰名于元末明初的南戏四大声腔之一。当时各地产生的戏曲声腔大多以当地的地名命名，昆山腔作为众多戏曲声腔的一种名称，它的名称一直流传下来。到了明中叶在苏州一带民间流行的昆山腔，渐渐有了一定影响，引起了社会上一些著名曲家的重视。这些曲家着重研究昆山腔的唱法，善于创新，最著名的首推魏良辅，他是昆曲史上最著名的唱曲家。魏良辅出生于弘治十四年（1501 年）前后，1547 年写成《南词引正》一书，此书是他多年唱曲经验的总结。嘉靖年间，魏良辅在张野塘、过云适等曲家的协助下，潜心钻研，汲取海盐、弋阳诸腔之长，并融合北曲演唱的艺术成就，创制出新的昆山腔，时称“水磨调”。随后剧作家梁辰鱼创作出的《浣纱记》用魏氏新腔演出，从而使这个民间的地方声腔在吴中大受欢迎。此后到万历年间，昆曲以苏州为中心迅速传唱到南北各地，逐渐成为全国性的剧种。明清之际，人们习惯上把它叫作昆山腔或昆曲。清代中叶，昆曲或昆腔有人开始称为昆剧。嘉庆十一年（1806）众香主人写的《众香国》评三多班名伶朱素春“精于昆剧”。嘉庆十五年（1810）留春阁小史写的《听春新咏》评三庆班名伶郑三宝“工于昆剧”，又评四喜班名伶文林“名满京华，艺工昆剧”。此后，昆腔、昆曲和昆剧三个名词经常互相通用。新中国成立后，昆腔戏正式定名为昆剧，被文化界认为是中国民族戏曲中最有代表性的传统剧种，是剧源戏祖，周恩来生前曾誉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